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十一

宋 江少虞 撰

文章四六

盧多遜

盧多遜為學士時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多遜所草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郊壇國之大事錢若水為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文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林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換成其句云上帝之體雖耿躬是

苛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不能措

辭尤激賞其才美

吳處厚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

名時樞郡闕公尤翰林賈公黙密直蔡公杭修注

江公材並為考試官内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

程試皆使蕭何唯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追琢

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荅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

用唐太宗勑受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繁於秋茶家於凝然則各何出余遜席斂衽自陳逺方寒士一旦程文詔中甄抹因對曰文選䇿秀才文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太宗勑授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在公大喜又曰滿塲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此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士舉登第名在行間授江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太學魯書生南州漢掾鄉故鄉千里小丹桂一

枝榮莫數科名屈難將力命生他年期射策調筆任縱横益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

二

小說載盧橪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予嘗究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

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
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
温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
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誥皆婉美淳厚
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
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
謂有館閣氣耶又令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
調則婉媚風流朝廟供應則忌麄野嘲折至於村歌社舞

則又喜馬玆亦與文章相類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伯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又嘗冒姓張後復姓有啟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禄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楊文公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候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同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看吉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蔾尚關弓而相對

二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舉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註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說一僧採而箋之唶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静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三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賔客飲博投壷奕碁語笑喧嘩而不妨誚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或可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胡武平

胡武平甞奉勑撰温成皇后哀冊文闕以温成甞因禁卒竊發捍禦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胡乃用西漢莽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

王元之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常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林逋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即為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

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并拟軒

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猨鳥交驚夫何極陋之窮居獲

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

丘樊之側微軫土木之衰病不過一駐駕一式廬而已

未有迂廻玉趾歴覽環堵當纓緌之盛集攄風雅之秘

思率以賡歌殆成編軸且復韞他山之堅潤刋羣言之

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置植立賁於空林信可以

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追景祐初逋尚無

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顧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見青箱雜記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啓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舉皆驚文將各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憫其窮嘗以書薦於士人之富者庶濡

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具啓納於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壁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見倦遊雜録

宋湜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知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眷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

兹遺命屬在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

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夏英公

夏英公竦舉士子本無科名以父没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遞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徇國失身行陣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

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知兵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後矣英廟再三激賞詔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别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為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為禹闕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應

中制科

二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有辭使契丹表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絶

丁晉公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遊從不無事弊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

其婉約如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堤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摹往行軌躅前修效績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且詠蒼苔

二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澤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由盡其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吟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

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為人所傳誦見歸田録

凌儆

余頃與凌儆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嘗師之素稱翰林之妙時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闕其字可三寸餘其法類顔而勢格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有法云

陶穀

陶穀晉開運中為詞臣時契丹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

叛而大將軍馬闕卒少帝為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賔之國山東屯代叛之師敵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潘佑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諭嶺南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書惟潘佑所作千餘言詞闕麗遂用之江南莫不傳寫諷誦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真一時之名輩也

趙鄰幾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於時太宗用之知制誥未數旬卒中使護葬淳化末蘇易簡上言鄰幾有子東之亦好學善屬文任北地邑佐部送芻粟死塞下家睢陽鄰幾平生多著文家有遺槀上遣直史館錢熙往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令宋州賜其家錢十萬

徐鍇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殿學士校秘書時闕僻為校理右樂府中有掺字者僻多改為操盖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掺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三撾鼓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掺黄塵蕭蕭白日暗僻歎服之又甞召對於清暑閣閣前地悉布塼經雨草生縫中後主曰累遭薙者雨潤復生鍇曰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盖桂味辛螫故

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斗徧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博物多識如此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積言云闕　躋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後漢杜篤闕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闕

事實類苑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事實類苑卷四十二

宋 江少虞 撰

文章四六

錢昭序

錢昭序鄧王俶之族子也為闕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兎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兎唯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微懿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昭序文詞作數賦自一至十凡十

篇甚爲蘇易簡及江陵從祖所傳誦

湯悅

湯悅父憓舉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江南爲宰相建隆初宣祖諱改姓楊初在吳爲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顯德中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字形於嗟歎闕

王狀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載其略云黃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敢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羣仙之樣特承南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

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舊俾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錫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物之華

劉貢父

劉攽王介甫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者字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攽謂禮院先未嘗定此名為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較既而御史張戩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

曰彍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錢若水

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凝光嗣持首尾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忠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經好至令延平寶藏之見金坡遺事

錢熙

錢熙泉南雄才之士進四夷朿至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雄擢館職嘗撰三釣酸文世稱精絶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鄉人李慶孫器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釣酸文舉世傳

陳思道

陳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絶人年十七八海州試

海水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煩加點其警句披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月入靈槎泛寒光而落魄波翻瀛島湛清影以遥連見名賢詩話

貶錢惟演詞

時錢公為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貶謫東會禁林有主誥者素為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後多或墜涼具官某王國之衰緒孽臣之累姻孽臣蓋晉公也時家宰謂典誥者曰萬選公其貶語太酷禁林曰

當留數句以俟後乎太宰曰是尚未逞憾乎

郡燕樂詞

范文正公鎮餘杭日侍讀王樂道公正在幕楊内翰億甫公察謫信州未發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持排日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詞樂道闕之不與來日酒數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概言陶之學先王之道未始遊心於俳優之藝始某從事公幕天下之士類皆以陶為賀蓋令巖穴蟠潜修立之士無不由明公之門揄濯以至於

華顯者獨某不幸吏於左右公嘗謂之以道德磨之以仁義及以伎戲之事資之非某素望也且令華陽公以吾儒高第之一人爾尚某始者躐巍科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為錯也公以書示隱甫隱甫曰被及當司尤無謂也公頗動容既而非久移鎮青杜樂道少安又王尚書拱辰長安上事理掾撰樂詞有人間合作大丞相天下尤呼小狀元之句又龍圖摯餘上杭事一日曹僚撰頭盞曲有黄歌方間金鼎調羮正待

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並陞於臺閣皆繫乎幸不幸爾

章懿太后神道碑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后族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闕之托闕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悦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

此等事卿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别改晏曰已焚草於

神寢上終不悅建升祔二后赦文孫承吉抒當筆協闕

主意直叙曰章懿太后闕　擁慶羡實生渺躬顧復之恩

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遠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顔不及乎四海之致養

念言一追至慕增結帝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

東宫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文老不衰

嘗謂文老不衰誠有之今大參元厚之絳向在禁林懷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不少衰又今曾公年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内翰謫守鄱陽手寫一簡慰之略曰扶摇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又有中秘書楊經臣博贍才雅而嘗誦之經臣曾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為神驅氣使之然耳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闕　王朝扆蒙叅定其儀有外請說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札草上愛之批於紙尾奬之云聖功頌無一字可議後范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之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為之傳美玉壺清話

賜恩澤出身章服誥

景祐初元張唐卿牓賜恩澤出身章服等語詞略云青

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卿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疑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木鶚薦屢先於鄉版縱讒誠希於遠到摶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見玉壺清話

高麗使先狀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貢進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

使修貢因泉州貢慎者為向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滘先以狀致通州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碁白日閒等句中士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復與金第使中國出澠水燕談

音韻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

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也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之清平牓宮之清上傍宮之清去博宮之清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肎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

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别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

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殊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令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

鉗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拕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鎖呼拕(前一拕輕呼此一拕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麼(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二合)頗(二合)娑伽(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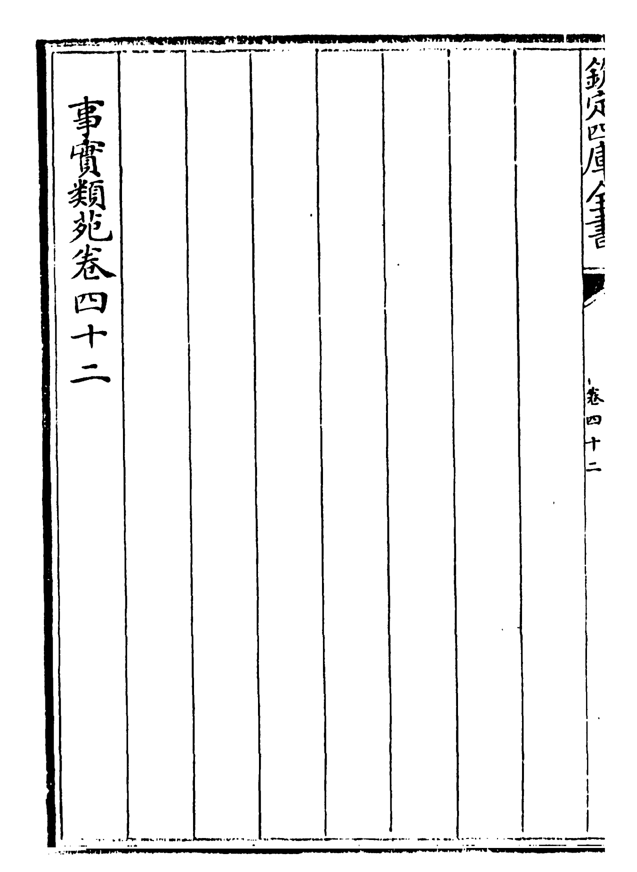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彼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第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已上見筆談

歐陽文忠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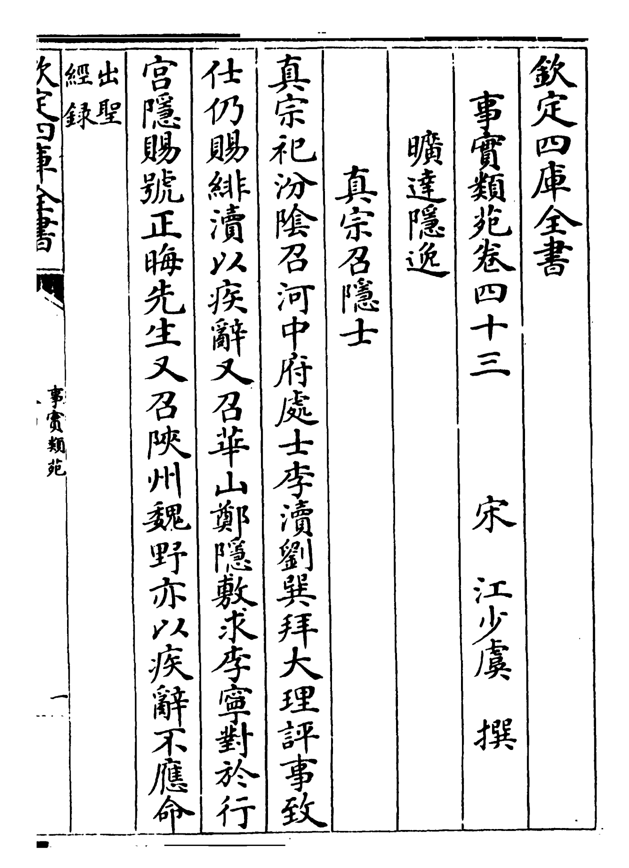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餗篆額山東詩僧

秘演力幹欵督歐俾速撰文成演以車二兩置石於相藍南食殿礲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為具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丹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囑演曰鐫訖且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却歐公忽適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怒因詬演曰吾之文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歐愈怒曰是何言演曰豈不記得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名

呼之闕文來買歐陽某省元賦令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陽因解頤徐又語歐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公之文張其名自與日星相摩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笑而無語見湘山野錄



事實類苑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四十三

宋　江少虞　撰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求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陜州魏野亦以疾辭不應命出聖經錄

陳希夷

陳摶譙郡真源人與小畘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隱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户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仙黄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摶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

訖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闕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記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未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闕迹野無用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

白日升天亦何益於治吏哉今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於石室中啟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縚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御園百餘日方起兵還果無功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

真乞全麞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寵其歸見澠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摶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見倦遊雜録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者

開元中呂洞賓有劍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輕疾
皆嘗至摶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寄摶摶與
唱和交往

五

興國中太宗召陳摶赴闕摶隱華山雲臺觀百餘歲闕
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戲水
渦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之性
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子他日遭逢明

主不假進取迹動闕廷名馳寰宇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産滿豐鎬閭門人戚屬亦怙勢强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京兆醉嫚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奇男子也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齋中直木假寐不動清貧無他物惟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其出户擲蓋與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雞為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報雞之冤者來日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兎者過即買之割以祭雞人或謂直木曰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類也見楊文公談苑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

之際已恬於仕進撰一闋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烟蘿閒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路足風波水晶宮裡家山好物外勝遊多晴溪短棹時時醉裡唱稜羅天公奈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為三茆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闋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期必見湘山野録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

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也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陜郊其地頗有竹木之勝客至必留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僖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閒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闕言於朝號清逸處士

二

魏野字仲先陜府人不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蠲其家役李瀆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纔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為異春明退朝録

田腭君

田腭君吉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

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詰公車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决溢君推明緜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不果既而得水桁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扣角顧廬築岩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嘗之有遂决高蹈之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嘗數百人宋維翰許袞最其高第二子

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為二卷又次其出處為瞽叟別傳云

見澠水燕談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鄜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贈以詩

曰宜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
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喪禄不
及養無仕進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别墅久而記覽該洽
行義髙潔鄉黨化服隣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
先生辨之雖凶歲盗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
皆嘗致書幣龎莊敏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
之極厚累以詩遺之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爲國子四門
助教州學教授遠方學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

毋長安君兄也或以為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讖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於東郊鑿石方丈廕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茆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語

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浮雲安能起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别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坐輙箕踞稱我人號曰史不拘史我吕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叱之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於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

如此

聱隅子

建安黄晞慶歴中遊京師髙文古學為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聱隅子晞家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員厚禮聘晞為學士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雁聘黄晞晞驚走隣家近臣連年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五老會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禄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米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為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懽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掛冠而畢卿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

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閱而歎慕借其詩覩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傳看見澠水燕談

江鄰幾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莫不謂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

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善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强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衣褐數人葛巾芒履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嵇阮也見劉貢父清話

司馬温公

司馬温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典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軒轅遽達西洛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巖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富文二公闕之廣化寺拜汾陽祠步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節灘還

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序之以為洛遊録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概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學好古酷嗜山水而天姿絶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不去為吏慶歴中朝廷以海山峗嵎山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之南有治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

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為築室泉上為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强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戲吁獨語或以手拍欄杆常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迴醉把

欄杆拍司馬温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於易善擊劍有概世志

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世務山東賈同李冠皆

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舉族北俘潛入彼中訪其親

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山東立祠奉祀終

身太守劉通詣樵居樵踰墻遁去其後高弁為知州事

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

新為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晩自號贅世翁為贊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為穷名繭室中置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殁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劍從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失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後有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為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博雅能為詩精陰陽地理

李續處士

蒲中李續處士富榮國初為侍御史有直聲續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吟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祠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留巽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講授為業真宗亦以一絶句賜之見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節概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顔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閈素交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宫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歎好欵洽醉與孫曰老

兄淹遲日久且寛東當别致拜問公正色答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迨事權他屬去廟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爲信乎眞公愧謝舟遂行見湘山野録

孫宣公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講易離卦九三爻

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録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及詢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清心寡慾節聲音薄滋味故得致此詔

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太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第孫温基温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為天下第三人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

張乖崖

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血氣衰劣酒然昏沈入静自守以真排邪忽睹來緘當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

罹禍者自古何恨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以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緼蓄絶情絶意顧身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詠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在目見寶晉書稱王獻之嘗歎云吾於文章書禮識人之形貎性情真所謂也

事實類苑卷四十三

事實類苑卷四十四　　宋　江少虞　撰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為春秋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甚可

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顧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妻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見澠水燕談

蘇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

毫髮星星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摶結遊於關洛嘗過從麞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欲寐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畧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養生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煕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遥之風善翰劄行有筆工至於草隷分篆俱楷兼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清淡閑暇如其人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撑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緑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凉歸西湖詩有障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如此晚喜洛中景物詠留司園池亭榭蕭然自如每喜誦楞嚴中四句云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閑閑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凈凡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朱侍郎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乃入謝於殿門外有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吴淑贈行詩有漢殿夜凉初閣筆渚宫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為中的賜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為送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禄猶强健白首還家正太平陳文惠

堯佐部吏有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絶一體朝論榮之弟協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宫二疏荆帥陳康肅堯㕘表其居為東西致仕坊八十二甍門人請謚正俗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棗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與其直賣者反曰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且受之免陷汝於妄語答自爾人無敢欺者相告曰王先生市

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竇將入以橫木滿室不用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於外謂竇兒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慚愧委物而遁去盜即息李穆昔師之逮為學士薦於太宗年七十顏如渥丹目如盈漆鰥居絶欲四十歲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起整衣稽顙改容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爻史作文王正陛下之今日事引諭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善之講罷留累茗讌語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至養

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如安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之書於屏几享年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開杞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閒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輔奉謁于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之墓君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旌德尉起身事熙寧天子纔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後尚有數十

言掛衣于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

藝花足迹不及城市是時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容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歡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朗天下之選延卿歎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尊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

也尹洙揖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歎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無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見東軒筆錄

馮樞密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

禮以池州司戸叅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書詫於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服其言東軒筆録

王荆公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宫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

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庇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室以居竟不復造宅東軒筆錄

韓丕薦三處士

韓丕少游學嵩山閒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時流輩

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為對上悉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醉後至閉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半年僅至免餓死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敕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常杖策入嵩山窮絶處苦思為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已誥歴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舉進士顯達者稱其師名聞於朝中宋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誥所著

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率迂濶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王文正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惟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惟産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見青箱雜記

張宗晦

慶歷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庾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山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為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見澠水燕談

杜五郎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嘗往訪之見其人頗瀟洒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

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為人擇日又賣一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為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三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幷

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韵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游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迹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話因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見夢溪筆談

种放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治酒資政

殿餞放當直者四人預馬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選西向次迥待制戚綸東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見澠水燕談

二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

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知其意放隱終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澠水燕談

三

种放别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絶真宗聞之遣中使攜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畫看澠水燕談

四

初种隱居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摶陳宿戒厨僕來日有三客来可膳於廊纔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盼睨以一絶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麽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視之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帝友而無科名晚為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欲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而年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湍調補長安簿卒於官种七歲能屬文既長父昂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數兄皆干進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為廬日以講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其束修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為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為陜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才收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

貨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詣貨謀其事貨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縣尉耳不如稱疾候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託貨為奏章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謂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為名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悉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於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

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覿是掠朝
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千疋粟三千石咸平
末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
品服

六

真宗初召种隱君放至闕以數對稱旨日高中人送中
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幅巾帛布長揖而已
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之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

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栗不敢匿避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別日負荆謝罪見湘山野録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雄貌偉飲酒過人有劉潜者亦志義之士也嘗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

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見歸田錄

二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擾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

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為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嘗謂演曰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遊盡館閣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悋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使令置官醪十擔為贄列甌於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亦翔雅曼卿閒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

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當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思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太牢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

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見湘山野錄

三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欲求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也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即衫帽往見之

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緊勒帛不具衣冠見
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別室供帳赫然坐良
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盤至曼卿前盤中紅牙牌十餘
其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盤餚饌名
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餚果樂器
粧服人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
妓執果餚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立左右京師人謂之
軟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

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來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見筆談

張乖崖

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劔心溢六合將遺世仙去始與逸人傅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先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語巢由莫相

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歲罷成都轉運守宛丘詞訟簡稀一日卧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貌高勝者叩門大呼曰尚書青州傅霖來閣吏異之走白公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召吏責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太守不得友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耶公道舊且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翊日丙去後一月公薨于鎮云乖崖事迹滿世咸謂公弄九霞酌天醴

出入清都者久矣及得傳傳霖事然後知其為真仙無疑余謂子房於黄石公武侯於龎德公李藥師於虬鬚客顔魯公於張志和李太白於賀知章少陵於司馬子微文章誇古今功業蓋後世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摩發激勵而後光華烜赫名動千古者又豈特乖崖而已世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西清詩話

邢惇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于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

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勑與廢帋同束置屋梁間見涑水紀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于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况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

曰斯人用之使作王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于世見雲溪新話

事實類苑卷四十四